

雲海爭奇

還珠樓主著



所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遠東樓主著

海爭奇記
第九集

上海正氣書局發行

不准 有 著 作 權 翻印

本書 非經 出版 者允 許不 得改 編戲 劇或 電影

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再版

雲海爭奇記 第九集

每集實售國幣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出 版 者 兩 利 書 局

總 發 行 正 氣 書 局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電話九三〇六三號

杭州教仁街

特約發行 正 氣 書 局

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武俠
名著
雲海爭奇記
第九集

還珠樓主撰

膝間機簧已開，一片奪奪之聲，五毒釘倒釘了七八根，在台板上，那朝江明，先發出去的，因是倒得太快，只得三根，江明就在第二鏢，脫手之際，瞥見刀光影裏，有幾點寒星飛來，忙橫刀一擋，叮叮兩三響，全都砸落，人一倒地，自全打空，否則那一箇廿八根五毒釘，如全發出，兩下對面之際，一任江明，如何身手矯捷，閃躲靈便，就使五官要害，能夠擋避，身有童子功，混元氣，打中白打，可是敵人並非只發此釘爲止，必定一面施展兵刃，一面把末兩樣暗器，用手連續發出，同時再把腿不時連抬，五毒釘一發，至少便是三四根，要指何處，便打何處，左右上下，無不從心所欲，武功又非弱者，如何能夠抵敵，就不受傷，也非落下風不可了，豈非一時童心，想看敵人暗器，幾乎誤了大事，江明不極謹慎，老誠心細，只爲連日，學了一些油腔，覺着好玩，臨敵便去彷彿，差點沒敗在敵人手裏，覺那五毒釘異樣，乘搭人的，還未上台，順手拾了兩根帶回，向司空葛祝，諸前輩老俠一問，才知道利害，事後回想，好不心驚，由此起，再上陣去，無論對方強弱，也不再疏忽，視爲兒戲了，閒話不提，張康這裏身死，張勝也只倒在地上掙命，保得暫時殘喘，原來祖國，人甚機智，更事又較多，出場時，聽葛

醒，始而加意留神，沒容敵人施爲，雖和江明問答，說着笑話，實則是借以激怒敵人，想使氣散，嗣見張勝，武功不弱，脫離可能，一下致他死命，却非容易，這才故意，給他一個空隙，也和江明一樣，故縱開，只縱得沒有江明的遠，張勝果然上當，自恃背有機弩毒箭，好容易得此良機，忙將毒箭，併向左手，右手一揚，便是六枚棗核鏢，祖存周縱時，早已防到，使個狂風捲雪之勢，手足並用，連人帶劍，縱將回來，連劍掃帶腳踢，六鏢全被打落，張勝見鏢未打中，敵人竟使出極快身法，人劍團作一片白光滾到，知道手中暗器，不能再發，一着急，重將刀交還原手，就勢一聳雙肩，把頭一低，背上毒弩，便如飛蝗一般，射將出去，不會想敵人，乃劍仙門下，手中劍，舞到急時，點水都潑不進，又是一身極好內功，刀砍不入，便被射中，也無用處，耳聽釘釘嘵嘵，毒弩被劍掃落，砍折之聲，剛覺無效，就在這頭一低昂，瞬息之間，猛覺一陣疾風撲來，眼前一花，一團白影，業已捲到身前，虎口一震，手中刀，先被寶劍磕飛，脫手往斜刺裏，台下落去，心中大吃一驚，待要往旁縱避，祖存周這幾下連環殺着，一招緊接一招，一經被他使上，便是死星照命，何況又是早有成算，立意制他死命，想躲怎來得及，右手刀才脫手，未容縱起，噹的一聲，左手鋼拐，又被盪開，剛暗道一聲不好，緊跟着胸前，似有萬斤重力壓到，口中中了祖存周一掌，當時胸腹大震，受了極重的內傷，兩太陽金星亂冒，眼前一黑，翻的一聲，翻身往後，跌倒台上，跟着張康，也被江明打死，共祇個把時辰，蔡黨連敗三場，逃走兩人，傷了六個死黨，蔡烏龜見這次主台

上衆妖人，好似被女鐵丐花四姑穩住，心有主見，置身事外，漠不相干，連個忿怒神色俱無，自己不合把一干外請來的，有刀的助手，俱都請往主台，祇尊顧崇禮敬，反到失去效用，當着敵人的面，除非這些外，自動出場，其勢不便到主台上去招呼，方自恨極，打算暗命心腹徒黨，偷偷繞往主台，攪問花四姑，袖手觀鬥，似何心意，就便暗中告知，幾個自約請來，會飛劍法術的人物出場，一面在東台，請幾位成名老手，再試一場，如若仍落下風，所請的人，受了花四姑朦哄，仍不出場，率性用苦肉計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當衆叫開，拿話把花四姑一激，也不再論什行規，先率東台百餘徒衆，全數出門，向西台混殺上去，明知邢黨，強敵甚多，初動手，必有傷亡，主台上這些高人，不問是誰請來，既應此局，全都說過大話，見此情形，也必出動，決無長此隔岸觀火之理，心念才動，忽覺身後有人，拍了一下肩膀，跟着手中，塞進一個紙團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獅王雷應，同了愛女，玉鈎斜雷紅英，不知何時，由主台繞了過來，使了個眼色，意似叫看那手中紙團，口說我代蔡老弟，去會這廝，底下未容答話，父女二人，雙雙搶步向台口趕去，東台蔡黨，雖然多半江湖後起，都有一些，專門的武功絕技，內中還有少半，成名多年的人物，祇爲和蔡馬龜，交情較深，一則朋友關心，二則客氣謙退，不肯受蔡花兩家，主人尊禮，去與一干恃若靠山的，妖僧妖道，同到中間評斷人的主位，所以沒往主台上去，起初各以江湖上，前輩英雄自居，照例開場，無什好手，又見對方出場的，都是從來未聞見過的，無名小輩，就是手到即勝，也不光鮮，先又有兩方各派

本營中人，先比高下的話，輕敵自大，袖手在側，嗣見雙方，先出三人，大是不弱，還可說是憑了所養毒蛇怪物制勝，不算十分真功夫，及至鄒洪，范顯，卞莫矜，和江明，祖存周，兩個小孩，先後當場大勝，這才看出，邢黨方面，這些無名後輩，全有一身驚人本領，正是一個勝似一個，便自己出場，也未必定佔上風，大為駭異，蔡黨已然連敗三次，休說爲首主人，便自己這些外客面上，也不好看相，又見蔡黨，人人悲憤，蔡烏龜氣得臉皮鐵青，眼裏似要冒出火來，再不去不行，人都喜愛自負，以爲自己多年威名遠振，本領高強，極少遇見對手，照敵人情勢，雖難期其必勝，至多打個無大結果，必無敗理，這夥綠林強盜，江湖老賊，還不知蔡烏龜，老眼無花，由第二場起，便看出對方太強，除非主台上，一千會飛劍法術的妖人出場，再換東台這夥，老人物上去，一樣也難討公道，爲了顧惜這夥人多年名聲，恐其一旦敗於無名後輩之手，一面又急於報仇，恨不能立時有人，放出飛劍，將仇敵斬完殺絕才快，心中尚在躊躇未決，故未發話，煩其出場，反以爲是看重他們，覺着對手不配，未便開口相煩，受人重託，聘請來此，雖然這些無名小輩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，但是主人門下徒弟，和各方友好，請來的徒黨，幾個最好的，俱已死傷逃亡，餘下本領更差，事已過去，其勢不能再敗，怎好意思，高坐不問，大家多抱着一樣心思，內中兩個，氣壯心粗的，乃江西水旱兩路的，有名巨盜，一名神力天王胡耀宗，一名八棍金剛蕭堃，自恃一身武功，素性強暴，倚老賣老，想到便做，永不思議，首先離座而起，只說得聲小狗可惡，我兩個，去把他生劈

了，雙方脫去長衣，也在此時，往台口走去，待要縱落，再奔向中央擂台，上場對敵，獅王雷應，也是一個年老氣盛的人，此次出來，一半受了花四姑囑託，只去穩住蔡黨，禁其羞惱成怒，犯性胡來，一半還含有別的深意，和蔡烏龜說話時，見胡蕭二老寇，忽然起立，口朝右坐諸人，說了一句話，老氣橫秋，急匆匆便往外走，自己由台後走來，竟和不曾看見一樣，兩下初會，不多日子，以前祇是聞名，並無交情，這等行徑，跡近輕視，未免心中有氣，不願和蔡烏龜再說，帶了女兒，也往前趕，快到台口，未空胡蕭二寇，往台下縱落，喊聲玉兒隨我快走，聲隨人起，脚底一按勁，便飛身縱起，逕由東台中心，往中央擂台上縱去，雷紅英也跟蹤飛身，追縱過去，一個身材高大，貌相奇偉的，白髮老叟，一個丰神綽約，美麗如仙的，紅衣少女，相隔十餘丈，捷如飛鳥，凌空飛渡，武功固是驚人，姿態身法，又那麼輕靈美妙，和方才江祖二人，隔台飛縱時，一樣令人，中心贊佩，三台上人，大都不由自主，脫口叫起好來，神力天王胡耀宗，和八棍金剛蕭堃，趾高氣昂，正待下縱，再奔中台，忽聽身側，疾風掃過，三面上人們，齊聲喝采，忙即回顧，雷氏父女，已雙雙由斜刺裏，往擂台上飛去，心正不快，蔡烏龜已將手中紙團打開，上有數行字跡，大意是說，敵方現來能者，飛劍神奇，破臉大舉，恐多傷亡，今尙非時，呂郭所約異人，入夜必至，雖是山中，白日殺死太多，終覺不妙，如被逃走一二，更多隱患，最好挨到半夜人來，一網打淨，一人不留，方爲上策，好在有衆位神僧真人相助，此仇必報，何爭此半日功夫，再有人出，最好拖延時候，只

守不攻，不必求勝，餘由雷兒轉告等語，正看之間，聞得彩聲雷動，才想起匆迫中，沒有攔阻胡蕭二寇，雷氏父女，越向前去，心必不快，而獅王雷應，本係展轉託入，聘請而來，此老輩尊名重，此來極大情面，本無交情，理應謙恭，只得自己下位去，把二寇攔請回座，正拿交情勸說，同是爲了自己心熱，上台早晚，都是一樣，出場與否，全感盛情，請勿爲此介意等語，忽聽彩聲又作，側顧中央擂台，雙方已然交手，這次却是一個對一個，雷應的女兒，玉鈎斜雷紅英，和一麻臉少年花子動手，雷應氣虎虎，站在台側，只作旁觀，並未上前，「好生奇怪，原來獅王雷應，一世英名，膝前只有一個嬌女，不特生相極美，又學就一身家傳武功，人品更是端莊賢孝，平日愛如性命，擇婿數年，久無當意，照蔡鳥龜爲人，本來請他不動，一則代約之友，交清頗厚，又聽說，好友金星神獬查洪，寄居花家，這次名爲兩幫花子，借地評理，實則雙方所約，高人甚多，加以愛女，久慕兩浙湖山之勝，長時絮聒老父往遊，來人卑詞厚禮，又極懇切尊敬，老頭子好高，吃人僵住，心想借此一丁愛女遊浙心願，就便爲他相攸，選一佳婿，豈不一舉兩得，便和來人約定，去可以去，禮物不收，到時出手與否，須憑自己心願，看事曲直再定，不得勉強，比時蔡鳥龜，還沒約到呂郭二妖人，只圖他答應，增加威勢，到時再拿情面拘他，不愁他不伸手，全都應諾，雷應到後，會見老友，金星神獬查洪，談起花家情景，再一留心查看花四姑爲人，和所約集的一干黨羽，不是妖僧妖道，便是綠林中，下流之輩，心便涼了大半，祇爲受了朋友之託，蔡鳥龜相待，又極優禮，未便不

辭而別，勉強留下，在花家住了兩天，漸漸聽說，那黨方面，出場的，俱是前輩英俠，並還約有好些劍俠有道之士在內，前晚神偷葛鷹，黑摩勒師徒，大鬧花村，盜走呂郭二妖盜的法寶，跟着又來了幾個，不知名的少年俠士，花黨連連失利，死傷多人，最終查洪和葛鷹，正在惡鬥，新疆北天山，老輩飛俠，老少年，神醫馬玄子，忽然飛來，在花蔡兩黨，那多能手之下，硬將葛鷹引走，花四姑差點沒受了內傷，種種情形，都不是什好兆頭，祇管花四姑，又請來一個妖僧，邪法利害，但是對方，也請得有精通飛劍法術的人物，自來邪不勝正，敗多勝少，本心是想就敵我雙方中，擇一佳婿養老，照眼前形勢，如此險惡，雙方已成勢不兩立，決不是尋常廝鬥，有名望本領的，中間人一出場，便可排解，下去祇有仇怨越結深，自己這面，無一端人，對面成了大仇敵，當場選婿，如何能夠，還有自己武功，雖到了上乘火候，飛劍却難抵禦，不出場，又不好意思，早存下見機行事的主見，到日敷衍得一兩場，略為交代，見好就收，嗣見那黨方面，竟有好幾個老朋友在內，心又活動，正趕花家，要按江湖禮數，命人陪客，便去討令知賓，花四姑不知雷應心意，還覺他乃成名多年的老英雄，理應同在主台，出頭作中間人助威，如何屈作知賓，雷應力說無妨，同是爲了朋友，有什高下，這樣既免不相干人前往，吃敵人訕笑輕視，還可就此查探虛實，花四姑只得稱謝允諾，雷應父女，便走西台，借着陪客爲由，先和幾個老友敘闊，就便略露此行心意，及至雙方，扯破了臉，回到主台以後，暗中留意觀查，見先上台的一撥，雖看出武藝高強，一則年齡太差，又是一

些風塵中的怪物，心中還不怎樣，等第二撥人上台，見丐仙門下，竟有卞莫邪，這等人物在內，已然有些動念，及至祖存周，與江明一出台，越發看中，老頭子自己年老，急於早了愛女婚嫁，又以奔走江湖數十年，閱得人多，頗精風鑒，看出祖江二人，不特懷有一身驚人本領，根器福澤，俱極深厚，江明雖好，尙嫌年紀太小，品貌也非愛女之匹，尙嫌美中不足，那祖存周，生得猿臂蜂腰，面如冠玉，貌相既極英俊，舉止又頗從容文雅，如與愛女爲配，恰是一雙兩好，再好沒有，明知當日局面，談不到兒女婚姻之事，終想少年人，多愛美色，對方師友，又不少交好，意欲先種下因，使男女雙方，心頭留下影子，彼此有一點意思，一面問明對方來歷鄉土，事後再展轉煩出人來，前往提親，下手較爲容易，主意打定以後，又看出花四姑，意存首鼠，惟恐事情，越鬧越大，危及身家，每次蔡黨上場，挫敗傷亡，在座妖僧妖道，忿怒欲出，必定借口行規如此，出尙非時，婉言勸阻，又見蔡黨，人人憤怒，不住朝主台上人觀看，想令主人發話出頭之心甚切，方想乘機，和花四姑說，自己繞往東台，代蔡黨出頭，先擋一陣，恰巧花四姑，也早看出蔡烏龜，神色不妙，恐他情急之下，率衆混殺，主台上人，也必紛紛動手，事愈鬧大，不可收拾，不問勝敗，自己將來，俱都不了，把一個心腹徒黨，喚近身前，悄聲囑付，令其寫一紙柬，與東台送去，穩住蔡烏龜，不令妄動，仍照規矩行事，以待時機，雷應看在眼裏，一面點破花四姑，忙率愛女趕去，追上那人，要過紙柬，略看了看，忙由後面，繞往東台，剛和蔡烏龜，說了兩句，遞過紙條，見擂台上，死傷

的蔡黨，已被人搭走，祖江二人，快把幾句過場，交代完畢，待要回轉西台，這面胡蕭二寇，也正挺身出去，惟恐錯過，與對方敍見之機，忙率愛女搶前幾步，各自施展輕功，脚底一按勁，相繼飛身，縱將過去，祖存周正站在台口發話，遙覷蔡黨方面，有兩人脫去長衣，離座而起，便想接着再打第二場，木心就沒打算回去，正和江明使眼色，向衆接說，愚弟兄年少無知，初出閱歷，極願多得高明人賜教，好在年輕，還有幾斤蠻力，並不限定，祇比一場，廣幫朋友，如再賜教，意願奉陪，以便增長見識，話未說完，猛瞥見蔡烏龜身側，有一紅面白鬚，貌相英武，身材高大的老者，帶一紅衣少女，搶步而出，走不幾步，忽然越過先擬出場的二人，相繼隔台飛來，忙卽住口，側顧相待，晃眼落地，獅王雷應，適在西台見過，雖未交談，却知他人頗正直自愛，西台長幼兩輩，均有人與之相識，乃女玉鈞斜雷紅英，却是聞名初見，因雷氏父女，人品與一千蔡黨不同，究竟是江湖上的老前輩，受人敦請，情面所拘，出於不得已，便和江明打手式令其稍退，獨自上前，把手一躬，含笑說道，雷老英雄，也向後輩賜教麼，雷應見自己，自十餘丈遠處，凌空飛縱過去，落地之處，就在他的面前，祖江二人，都是一樣，祇把目光，注會自己，神色不動，甚是從容，禮數說話，又是落落大方，不抗不卑，越發心愛，便笑答道，老弟得有高明傳授，本領高強，又在英年，血氣方剛，老朽少年時，雖也下過些年苦功，如今年老，筋力日衰，早已荒廢，常言老不與少鬥，本無出場之念，祇爲老朽父女，受人之託，小女紅英，從小隨老朽練武，適聽老弟，勝後之言，心稍不

服，必欲過來，向老弟領教幾招，老朽祇此一女，平日未免嬌慣，老朽禁他不住，恐其年幼女流，從未與人交談，初次上場，有失失禮之處，如此隨了同來，代爲交代幾句，現在老朽就命他過來，一對一，陪老弟走上幾趟，這位江老弟與老朽祇作旁觀如何，祖江二人俱知雷應和師伯叔們相識，不使出言無狀，聞言方纔回答，雷應已點手呼喚，英兒過來，雷紅英來勢更快，聲隨人到，身形一晃，便到了祖存周面前，更不答話，祇說得一聲請，俏生生立在當地，雙手躬向胸前，作勢相待，祖存周本沒心，和女子交手，無奈來得甚疾，未容答話，已自出場，說不上不算來，又見雷紅英，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秀眉帶煞，雙目含噴，英姿颯爽，望着自己，頗有鄙夷之色，心中未免有氣，自來又未和婦女對過面，倉卒之間，沒了主意，脫口也道了一聲請，雷紅英更不客氣，左手當胸，往前微推，使一個虛招，緊跟着左腿一躬，右腿一蹲，進步連環，起右手，一掌迎面打去，祖存周無法，只得回手招架，方明在旁，也因雷應，與本台諸老相識，話又客氣，上來便聲明，和自己一同旁觀，不便叫陣對敵，先想雷老頭，頗有名頭，自不出門，却令女兒上場，祖師兄武功極好，又精劍術，如憑真實本領，便自己和黑哥哥，也未能打得他過，如何能是敵手，一個女人家，要是當衆丟人，多麼羞恥，方自尋思，及至定睛一看，那雷紅英的武功，竟不在祖存周以下，這才真叫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打到急處，那還辨得出手足招架，只剩一紅一白，兩團人影，星丸跳撥，上下分飛，在台滾來滾去，看得三面台上人們，俱都目定神呆，連個咳嗽之聲俱無，自來惺惺相惜，

何況對方，又是一個美豔如花的少女，祖存周雖是正人君子，畢竟人非鐵石，不能無情，初交手時，心還煩厭，暗罵雷老頭，沒有家教，把未出閨門的少女，和人比武，當衆拋頭露面，一個小女子，還不兩三照面就倒，心雖鄙棄，仍存忠厚，手底留情，只想點到爲止，使其知難而退，不令難堪，及至四五回合過去，才覺出對方，雖然女流，武功實有功夫，並非弱者，並且下手還辣，毫不留情，好生驚異，不禁也鼓起興來，暗忖我念你父，和諸老輩相識，不肯過分，你偏不知進退，且叫你嚐個利害，於是雙方，都是聚精會神，架隔遮攔，緊湊已極，打了一陣，未分勝敗，漸覺此女，能練到這好武功，使受重傷，未免可惜，便不肯再下殺手，雷紅英却是練武多年，初次出場，未免好勝，上去便用全力，恨不能將敵人打倒，畢竟女子氣力稍弱，祖存周又是劍俠門徒，練就氣功，時候一久，無形中佔了上風，如今有了愛才之念，雷紅英縱不被他打倒，也早吃虧，這一來，兩下恰又扯平，雷應先見女兒武功不弱，雖暗怪他，不該屢用殺手，想制敵人死命，一面却是贊美，掀髯旁觀，只是微笑不語，及至時候一久，看出對方，只管縱躍如飛，却是氣穩神旺，一絲不見慌，始亂終一樣，女兒已成了強力應付，鬚角見汗，內行人眼裏，一望而知，况又父女關心，情知再打下去，非敗不可，有心上去相替，又覺不好意思，表面鎮靜，心裏好生着急，遙見西台，祝三立，葛鷹等二人，正望着自己，點頭微笑，分明心事，已被看透，只男女雙方能打一個平手，這事便有幾分希望，否則女兒天性好勝，小敗尚可商量，如真當衆丟醜，必把對方，認作仇敵，決不干

休，如何還談得到婚姻之事，偏生雙方，都是鐵石心腸，只管郎女才貌，誰也沒有垂青之意，直似夙仇相遇，下起手來，又辣又狠，毫不留情，都恨不能，一下把敵人打倒，才對心思，照此情形，遲早必有一傷，並還是愛女挫敗居多，正在思愁，想不起什好主意，忽見祖存周，勢子突變，迥不似先前猛烈，也不再用重手法對敵，看那意思，好似不願下手傷人，只想耗到對方，力竭神疲，知難而退之狀，心雖爲之一寬，可是敵人，這類打法，守多攻少，勢更嚴密，無隙可乘，勝他已不可能，再看愛女，也似看出對方心理，有些情急，氣得粉面通紅，不住把家傳絕技，狂風驟雨一般，朝對方猛攻上去，可是一點便宜，也得不到，知非打到力盡筋疲不可，想了又想，還是乘着雙方，勝敗未分之際，出頭喝止，比較妥當，剛想好一套話，未及開口，猛聽一聲嬌叱，住手，我有話說，跟着人影一晃，男女二人，便自分開，祖存周笑道，不打最好，還是叫蔡烏龜，另換人出場吧，雷紅英把氣一勻，忍住嬌喘，喝道，你少發壞，誰還怕和你打不成，我因這等打法，一時難分勝敗，不如換上兵刃，你死我亡，來個痛快，你意如何，祖存周見他，香喘微微，滿面嬌嗔，越顯媚媚，心實不忍傷他，笑答道，你我無仇無怨，何必分什死活，實不相瞞，你我功夫差不多，再打也是如此，沒的耽延時候，還是請和雷老前輩回去，換人男上爲是，我認輸如何，雷應最好不打，也過來接口勸道，既然祖老弟相讓，女兒暫且回去吧，雷紅英道，誰要他讓，這厮太已詭詐，正經動手，打死我也情願，他偏和我鬼混，想使我力乏丟臉，他還假充好人，我非和他，見個真章不可，勝敗

未分，便想不打，沒有那麼便宜的事。爹爹把槍給我，隨說，手伸處，便把雷應肩上斜掛的，一個皮套摘下，將袋中所藏的三截雙鋒軟鋼槍，取了出來，祖存周見那槍，祇有寸許粗細，長約七尺，兩頭俱許有尺長槍尖，中有金環緊束，不用時，可做三截，折疊一起，放入袋內，用時一抖，便成挺直，通體純鋼打就，精光耀眼，形式精巧，甚是鋒利，知道此槍，能剛能柔，暗附鋼簧，不特每截，俱可曲折如意，中有一頭槍尖，還是活的，內藏一根精金打就的細練，用時，把另一頭的，機簧一板，那半尺長的尖鋒，便和弩箭一般，由鑲嵌金環之處，帶金練，飛射出來，用完，仍可縮回接上，收發自如，專破內家氣功，並打人身要害，中間三截，又是硬逢便拐，端的是件最利害的兵刃，乃明末一位武當名家，巧心製就，以前並無此物，但非武功精絕的能手，也不能使用，不知細底的人，遇上非爲所傷不可，自己還是未來金華的前兩月，在師父家中，見到南岳來的，一位師執，鐵指仙人程山老，隨來二徒，中有一個，名叫熊英的，帶有此槍，愛他式樣精巧，曾與領教，得知細底，當時用劍，和他試鬥，悟出許多解數手法，自信足可抵敵，否則這類軟硬兩頭並用，中間還兼藏暗器的兵刃，多好武功，稍不留神，也要吃他大虧，此女小小年紀，一個女流，能有這身武功，又看各方情面，不肯傷他，他到使出這麼惡辣的兵刃，情理難容，好在此槍殺手，俱都知悉，且看他如何施爲，真要一意尋仇，想拚死活，就不傷他性命，說不得，也祇好給他一點苦吃了，心念才動，把背插寶劍拔下，忽聽雷紅英，嬌叱道，喂，姓祖，休的看你武功不差，我這兵器，名

爲鬼見愁，一件兵刃，抵五件用處，太已利害，我向來光明正大，不肯以巧，此槍乃我心愛之物，本心助拳打擂，用不着兵器，祇作長途千里，萬一有人欺我，以爲防身殺敵之用，這裏本沒心思用他，無如身在客邊，沒有稱手兵器，又氣你不過，祇得暫借一用，但我仍當尋常兩頭槍使，決不施展別的，取勝傷你，全憑真功夫，免你死在槍尖之下，還不知道好，存周聽他，如此設法，心中暗贊，此女行事光明，果不愧英雄之女，不禁又把敵意全消，決計不再傷他，便笑答道，這三截兩頭軟鋼槍，不過能剛能柔，有半段槍尖，能收發自如，當暗器用罷了，有什希罕，盛情心領，屈才相讓，大可不必，這個不才，還見識過，祇管施展，無須客氣，在下師規至嚴，不敢傷害好人，又未便屈已向人，過了這次兵刃，如仍勝敗不分，只請隨了令尊大人回去，另換別人上場，勿再苦鬥不休，就足感盛情了，雷紅英一聽，對方不特深知此槍來歷，並還叫盡力施展，不勝卽回，露出不肯傷害之意，分明心中藐視，不禁又驚又怒，不等話完，怒喝少說廢話，要看槍，抬手一槍，當胸點到，祖存周知這一槍，乃是虛招，一面還招，一面發完話，把手中長劍一緊，使開師傅，神猿七十二式，二人槍劍交加，打在一起，這回兩人，均持有精光雪亮的兵刃，打將起來，越發好看，只見槍光上下，劍影縱橫，中間裹定一個英男，一個美女，端的珠連璧合，銖兩悉稱，難一軒輊，祖存周雖含有幾分相讓之意，不過是爲對方天生麗質，武功人品，無一不佳，年紀既輕，又看乃父情面，不忍加害，只想逼他自退，並無別的意思，那知美色動人，竟把一千妖邪綠林，引動了心，當雷應初